



全国职工总会中央委员、新加坡港务集团技术员杜莱沙米。(全国职工总会提供)



新加坡制造商总会会长、赛控股主席符标熊。(档案照片)



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新加坡华乐总会副会长何伟山。(档案照片)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系主任林珊珊教授。(档案照片)



非营利组织“和平玫瑰”创办人兼会长伊萨德。(档案照片)



企业社会责任咨询公司“Anagam”创办人兼总裁、社会企业家王丽婷。(档案照片)



药剂师协会会长、竹脚妇幼医院专职医疗办公室助理处长郭秀钦。(互联网)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副教授特斯拉博士。(档案照片)



残奥游泳选手叶品秀。(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提供)

候任官委委员希望 对医药费就业与社会分裂等棘手课题发声

杨浚鑫 报道
yes@sp.com.sg

人口老龄化加重医药负担、经济数字化催生职场转型、舆论两极化构成社会矛盾，这些都是我国接下来将面对的棘手课题。多名候任官委委员对这些新挑战表示关注，并希望通过在国会发声，协助我国社会克服重重困难，同时把握机遇。

新一届官委委员的名单昨天出炉，九名候任官委委员皆为新面孔。其中，工商界代表是新加坡制造商总会会长符标熊(49岁)，打破了过去四届都由中华总商会会长受委的局面。

也是荣控股主席的符标熊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他将聚焦经济转型课题，尤其是如何鼓励企业善用科技推动商业模式转变，协助国人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他也是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

会副会长，及亚细安商业咨询理事会的本地代表，因此希望以多重身份，引导我国制造业发挥劳资或协作力量，把握工业4.0的机遇走出国门，与其他亚细安企业密切合作。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系主任林珊珊教授(46岁)也同样关注数字化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她希望聚焦的课题包括，职场的科技转型、国民的数码能力，及吸引更多女性加入科技界等。

林珊珊说：“我认为，官委委员制提供了宝贵平台，让身为学者的我，能够参与对国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讨论，并贡献自己的学术知识。”

同样代表大专学府的新加坡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特斯拉博士(40岁)也希望运用自己的社会科学背景，参与交通、住屋、劳动市场和教育等方面的辩论。

他认为，我国虽取得了物质成就，但国人对就业前景等未来趋势仍忧心忡忡。“除非我们能相互对话、展开知情的讨论，否则无法厘清应该为未来建立怎样的政策和共识，但我发觉，如今的讨论有脱离事实的倾向，有时甚至是对人不对事。”

社会企业家王丽婷(50岁)也说：“国人在许多社会议题上，观点日益两极化，这令人担忧，并且可能造成社会分裂。我们应该如何找寻共同点，而不是被迫采取任何一个极端；在这方面，我认为，社会包容是我们应建立的集体道德取向，确保国人保持团结。”

这一届官委委员中，药剂师协会会长郭秀钦(43岁)是唯一的专业团体代表。她关注的课题之一，是如何让综合医疗保健人员和社区药剂师，在我国医疗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学者：官委委员年轻化 将为国会辩论带来更多活力

陈可扬 报道
tanky@sp.com.sg

新一届官委委员都是我国独立后才诞生的，学者认为这将会为国会辩论带来更多活力。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指出，官委委员年轻化反映了人口结构的变化，而他们将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国会辩论。

他说：“年轻的官委委员虽然生活经历比较有限，但他们将会给国会带来充满青春理想主义，也为年轻一代国人发声。”

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

助理教授胡君杰也认为，新一届官委委员将给国会带来年轻的声音以及更多的活力，并体现年轻人对政策的关注。

胡君杰指出，新一届官委委员来自不同的领域，延续了过去挑选来自不同背景代表的做法。

陈庆文也认为好几位官委委员的多重背景足以让他们代表不同的社群。“叶品秀可以代表年轻国人、残疾人以及体育领域，一举三得！”

胡君杰也说：“官委委员是独立的专业人士，能够提供以公民为中心的观点……进行政策讨论时，可以提供社会不

同层面上的见解，这对了解政策如何影响社会不同层面会有帮助。”

他也指出，官委委员能够提供政策讨论的更多视角，让辩论更全面。“郭晓韵在国会已经证明全面的讨论对政策很有帮助，而这不需要带党色彩。”

两位学者也认为，学术界在官委委员中仍有充分的代表性，意味着国会愿意进行深度的辩论，而不是沦为形式和辞章之争。

胡俊杰说：“特斯拉博士对劳工经济学很有研究，国会讨论不平等问题时将能够提供专家的观点。”

陈庆文则认为，林珊珊教授在国会讨论假新闻、媒体以及通讯议题时，能够有所贡献。

郭秀钦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负担日益增加、慢性病例的急剧上升和复杂化，需要由整个团队合作，即医生、药剂师、护

士和综合医疗保健人员携手努力，提供符合成本效益的优质护理。”

郭秀钦也是一名职业母亲，

育有四个仍在求学的孩子。她因此关注这一群体所面临的职场和教育问题，并希望探讨如何为职业母亲提供更多支持。